讀四書大全說

讀四書大全說卷七

衡陽王夫之譔

季氏篇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以下意分兩支但聖人說成一片耳話到聖人口裏便怎融液曲折不消分支作柱而理意交盡孟子卽不能然而況其他故辭至聖人而始達繇其胸中共一大鑪冶隨傾鑄而成象然學者讀此正當於合處得分而後可以知聖筆化工之妙前云君子疾夫舍曰欲之則夫子之所責於季氏者唯其欲也若冉有之言憂也則折之曰而必爲之辭知其憂不在此而彼亦初不爲子

孫慮也云不患寡不患貧修文德以來遠人蓋以理言而責其以患貧寡故妄欲人之土地也云患不均患不安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則以事言而見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云後世必爲子孫憂者非其本心而徒爲之辭也云均無貧和無寡則以引伸其不當欲之故云安無傾則以質言顓臾之不足爲季孫憂也乃自聖人言之彼此合成一理初無垠鄂不期於立言之妙而妙自無窮豈若後世文人必分支立柱以自爲疏理哉均則無貧矣安則無傾矣然君子之所以患不均者非以欲無貧故患不安者非以欲無傾故若其欲無貧無傾而始以不均不安爲患則是

亦患貧患寡而已矣有國有家之道不若是也君子之所不患者直以不當患而不患豈所患在彼乃故不患彼而患此以巧免其患哉不當患而不患者心之無欲也無欲而後可以行王道則文德自此而脩矣若夫其無貧無寡無傾則唯患不均患不安自能以遠慮而絕近憂不此之患則分崩離析而憂在蕭墻之內矣明於其所當憂者則以顓臾爲憂之强辭可折明於其所不當患者則不容患得患失而肆其私欲固矣乃以其安分無求而不動於惡者在是其以制治保邦而免於傾危者亦即在是故可即以折其强辭者抑其私欲故聖人互言之不待歧說而事

理交盡若不患貧寡之實則以修文德爲歸患不均患不安之道則以扶邦之分崩整邦之離析爲效意各有屬讀者固不容紊也乃夫子於此則以不患貧寡而修文德以來遠人爲主而以均無離析安無分崩爲賓蓋因伐顓臾以叙論端則即事以遏其欲而顓臾之不可伐著矣若其爲季氏憂蕭墻之禍則冉求之言憂也本非如情之辭亦且姑與折之而季氏之攘奪以召禍則不可亟挽之旦夕者也以理以事揣之而緩急輕重分矣此又善觀聖言者所宜通也

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豈徒孔子知之冉有

亦知之即季孫亦未嘗不知之探其意中所懷挾者而告之曰吾恐在此不在彼亦因其所懼者而懼之也使季孫冉子不知蕭墻之內有變則其以固而近費爲子孫慮患亦爲子孫謀長久者深計之所必然非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矣季孫之變自在蕭墻而其欲則在顓臾知憂不在此而曰憂是以爲君子之所疾

若所當憂則雖遠而必憂其不當憂則近固無憂若置遠爲不足慮而日收前後以爲之防亦徒操同室之戈而已

雙峰云顓臾遠蕭墻近大是不審且如朱子所云哀公以越伐魯則禍在越矣越豈近於顓臾哉蕭墻之內只是禍

發不測意

羅豫章以陽虎囚桓子爲蕭墻之憂朱子不宗其說而以哀公與越師易之恭以冉有仕季氏在康子之世因知豫章之失考然哀公欲去三桓謀雖謬而事則正孔子不當使季氏憂之而豫爲之防且哀公於時事尚未形而先爲微詞以發其密謀是夫子不以待白公者待吾君矣聖人所言但以理論所謂三桓之子孫微矣者是也眼前看得他不好便知其必有禍亂若禍之所自發雖聖人亦不能知也不能豫測而忽發故曰蕭墻之內爵至悼公以後三桓之子孫不復能執爵政後來更別用一番人若公儀子

之類三桓後裔大段澌滅太特史不記其所終無從考爾陪臣三世之後所失之國命屬之何人天子諸侯豈能遂收之大段是彼此相移迭爲興廢以成大亂之勢可近華亭陳氏龍子說此謂陪臣之失失於庶人其義亦通春秋以後無干出一班華門圭竇之士立談而收卿相以傾危人國據此則庶人之議非私議於草野乃議於朝廷之上也與孟子所云處士橫議同集註言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三代之世工執藝事以諫輿人獻箴雖明主亦安能無失政雖聖世之民亦安能無私議耶但不抵掌談天下之事以操國柄而已

言未及之而言問他人而已對也未見顏色而言君子一無與人言之意而已冒昧以言也言未及之而言是攔橫搶先說話未見顏色而言是不避厭惡唐突得去勉齋謂未見顏色者言雖及之而言亦須觀長者顏色或意他在或有不樂則方與人言而意又移愆在君子不在己也譬者之愆甚於躁固知未見顏色者之尤妄

若但戒人言以時發則與人恭而有禮初不擇人也該曰言滿天下無口過今云侍於君子有三愆則是因侍君子而始有之也因侍君子而始有則將不侍君子而可無矣非不侍君子而可無愆而何以云有益不侍君子非可無

愆也有愆而不自知其有也以位言之則朝廷者禮法之宗也以德言之則君子言動以禮而非禮者以相形而易見也若只隨行逐隊與草野鄙陋人一例爲伍則彼亦愆也此亦愆也一堂之上不相照應只管任情胡鬧去益有愆日皆愆而自以爲無愆者矣人不可以有愆而當其有愆則尤不可不自知其有不知則終不能知愧而思改故君子者夫人之衡鑑也不可不求親近之以就正者也或疑有德之君子則固人所當就正者矣若有位之君子豈其必足以爲斯人撿點言行之資乃抑不然章楓山居林下二十年或欲舉之以充講官一老先生謂其不可曰楓

山久在田間未免有朴野倨侮之色使之日進於上前且使人主輕士大夫崇禎間郝給事土膏十餘年閒住一旦賜環召對之下不問而對高聲闊視致動上怒卻將溫體仁陷害東林事決裂而不可挽自非盛德之士動容中禮則不與有位之君子相習接亦且陷於慾而不自知以此思之然後知聖人此語爲曲盡物理也

以戒字意求之則朱子言理不如范氏言志之親切大要此章是遏欲事且未到存理處其言君子者言外有一小人在是人品大分别處且須立個崖岸不墮小人去故曰戒至於存理之全功在三戒以上一層且非此處所及乃

但言過欲而不及存理則此三戒者將無與釋氏共之好色癡也好鬬瞋也好得貪也然則聖人其以釋氏爲君子乎曰釋氏雖不得爲君子而與任血氣以自恣之小人豈不猶賢乎乃君子之所以終别於釋氏者則以隨時消息不流於已甚而未嘗剷除之以無餘也故血氣之所趨則戒之而非其血氣之所必趨者則未嘗力致其戒也豈與釋氏之自少至老必廢昏姻絕殺害而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之餘皆非其所得者哉繇此思之朱子之以理言者亦可得而通矣

集註血陰而氣陽一句乍看覺得插入無謂及覩范氏血

氣志氣之論及朱子所云氣只是一箇氣便浩然之氣也只此氣乃知集註用意之深雙峰云能持其志則血氣皆聽於心則已贅一血字矣大要氣能爲善而抑能爲不善如血則能制其不爲惡而已足不能望其爲善也葢氣陽而血陰氣淸而血濁氣動而血靜氣無形而血有形有形而靜則滯累而不能受命於志濁則樂與外物相爲攻取且能拘繫夫氣但隨已以遂其所欲故好色好鬬好得者血役氣也而君子之戒此三者則志帥氣而氣役血也今以好色好鬬時驗之覺得全是血分管事及至淫很之心戢退則直忘此身之有血而唯氣爲用事矣乃夫子於此

分任其過於血氣者以氣本可與爲善而隨血盛衰不自持權見累於血以爲之役氣亦不得而辭其過也氣能聽志而血不能聽志心之不戒者聽命於氣而抑聽命於血雙峰心是魂魄之合一語極有理會唯其兩合於陽魂陰魄是以亦聽命於血血乃魄雖靈終是凝滯重濁物事而心御輕微役使他不動則不得不資氣抑而扶之魂淸於魄而心又淸於魂心是魂魄之輕淸者合成底故君子專有事於此以治魂魄則心君也氣將也血卒也潰卒脅將以干君而明君必任將以制卒其理一也

知命有知命之功畏命有畏命之事新安以格致誠正分

配之精矣既知天命以後尙須有事於畏孟子說知性知天又說事天立命事天立命喫緊工夫正在畏上不知則必不畏而知者未必其能畏也夫子以說到天命上則君子小人相差懸絕與畏大人之與狎畏聖言之與侮只爭一敬肆者又別故於小人上加不知二字言且不知而何望其畏若夫雖若知之而不畏者則旣異乎醉夢之小人而抑不得爲君子自別是一流故可云君子知命小人不知就其大分段處立之辨也亦可云君子畏命小人不畏就其極至處終言之也只君子知命小人不知與君子畏大人聖言小人狎侮之一例是君子小人之坊界進此以

言君子則有畏命之學就此以窺小人則其行險徼倖者固不畏也知此則大人聖言不得復以知不知添入明矣大人聖言其顯者自易知也雖小人亦未嘗不知也若其爲大寶所凝至道所出之微者則必能畏之而後其道之宜畏德之可畏者始可得而喻也是其大端之別在畏不畏而不在知不知且小人之不畏天命唯不知之是以終不得而玩之若夫大人聖言唯其不能深知而亦或知焉是亦得而狎侮之則小人之不畏大人聖言罪不在不知也小人之罪不在不知則君子之功亦不徒在知審矣乃亦有於天命求知而反不畏者則老莊及釋氏是也乃老

氏之於天命雖用其抵巇投閒之巧而其所操爲雌黑谿谷之術亦終不敢求勝夫天而拂其命故夫子亦終不以老氏爲小人則已與釋氏之小天而自大卑天而自高滅天而自存者異矣故有事於知天而自謂知之乃以射其褻慢者唯釋氏獨耳後世從夷入華當夫子時無此小人也朱子以知字括三畏自不如和靖言誠之爲切而雙峰分析知畏各致之功亦大有功於朱門矣

曰知之曰學之之字所指不當有異然則以知之之字指此理而言謂洞見本源該括萬理則夫困而學之者亦豈盡天下之理全體大用一學焉而無遺乎學此者以漸則

知此者亦何得獨為靈也史記稱黃帝生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其說出於內經內經者固周秦之際精於醫者之贋作耳史氏据之以為實誕矣且云幼而徇齊則亦徇齊焉耳長而敦敏則亦敦敏焉耳豈無所不知而一如聰明睿知達天德者之極至哉至云生而能言則亦佛氏墮地能言唯吾獨尊之猥說也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知覺之有漸寂然不動待感而通也若禽之初出於㲉獸之初墜於胎其啄齕之能趨避之智嚶啾求母呴噳相呼及其長而無以過使有人焉生而能言則亦智侔雛麑而為不祥之尤矣是何也禽獸有天明而無己明去天

近而其明較現人則有天道命而抑有人道性去天道遠而人道始持權也耳有聰目有明心思有睿知入天下之聲色而研其理者人之道也聰必歷於聲而始辨明必擇於色而始晰心出思而得之不思則不得也豈藹然有聞瞥然有見心不待思洞洞輝輝如螢乍曜之得爲生知哉果爾則天下之生知無若禽獸故羔雛之能親其母不可謂之孝唯其天光乍露而於己無得也今乃曰生而知之者不待學而能是羔雛賢於野人而野人賢於君子矣横渠學問思辨之功古今無兩其言物理也特精於諸老先生而曰想孔子也大段辛苦來可謂片言居要然則所云

生而知之者其言知之隨指所知之一端而非無所不通之謂其言生則知其性之所發已樂與其所欲知者而相取於色用明於聲用聰於事物之幾一致其心思早已符合深至而無所徹故天下一事有一事之知而知者各有生與學之別即各分上與次之等上者易而次者固難乃及其知之則一而所繇以得知者亦無大異也上者以知而不盡知因於所知而學焉次者未學之先一未嘗知循名以學率教以習而後漸得其條理師襄之於琴也上也夫子之於琴也次也推此而或道或藝各有先後難易之殊非必聖人之爲上而賢人之爲次矣朱子以堯舜孔子

爲生知禹稷顏子爲學知千載而下吾無以知此六聖賢者之所自知者何如而夫子之自言曰發憤忘食詩稱后稷之克岐克嶷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初不待師友之告戒亦安見夫子之不學而稷與顏子之非生也夫子略於生學分上次而後人若於上次分生學乃不知上次云者亦就夫知之難易遲速而言困而不學終於不知斯爲下爾且夫所云生者猶言性之謂也未死以前均謂之生人日受命於天命訖則死則日受性於命日受性命則日生其生安在初之爲生而壯且老之非生耶迨其壯且老焉聰明發而志氣通雖未嘗不從事於學乃不拘拘然效之於

此而即覺之於此此是不可不謂之生知也荀卿五十始學朱雲四十始受易與論語乃以其所知者與世之黠慧小兒較果誰爲上而誰爲次也其將以王雱之答麞鹿者爲聖而衞武公之睿聖反出於其下耶必將推高堯舜孔子以爲無思無爲而天明自現童年盡異而不待壯學斯亦釋氏夸誕之淫詞學者不察其不亂人於禽獸也鮮矣

朱子語錄極有參差處甚難揀取想來朱子未免挐定隨病下藥作教法故彼此異致乃至屈聖言以伸己說者有之不能如聖言之川流各别而不相害悖也其答問者有云視不爲惡色所蔽爲明聽不爲姦人所欺爲聰乃他處

又以主一言思明思聰此二說便早自乖張夫君子之於惡色姦言直不視不聽還他一刀兩斷若向此處思聰思明則立脚不穩早已被他搖動矣只惡色姦言亦何所容吾聰明哉如毛嬙西施之色不宜狎者也不視之則不亂耳此心之正而非目之明也如使與不美者同至吾前乃揀美麗者斥爲女戎而取醜陋者以爲正色無論人情之必不能而亦不得謂之明矣故曰不知子都之姣無目者也故君子之明必不用之於此以其明亦不可不明亦不可也姦言之不聽其道在遠佞人亦一刀兩斷法如業許其抵掌縱談而又用吾思以曲爲摘發則衛嗣君之所以

亡其國者而何聰之有且天下儘有不貪惡色不惑姦言而不聽不明者且儘有未嘗見惡色未嘗聞姦言而不聰不明者其不聽不明者唯不思故也豈有塞蔽之者哉聽言則對誦言如醉甯姦言欺之善言固不足啓其蔽矣此二語是君子警惕策懼以盡耳目之才乃復性語也存理語也而非遏欲語也遏欲之功在辨存理之功在思遠惡色拒姦言辨之事也非思也夫人之從事於學各因其所近以爲從入之功有先遏欲以存理者則不爲惡色姦言所蔽乃可進而思明與聰其先存理以遏欲者則唯思明而明思聰而聰而後惡色姦言不得而欺蔽之內以盡其

形色之性則視聽必復其聰明外以察夫事物之幾則於聲色不得苟用其視聽故大而法象之在天地道教之在古今小而一物之當前一聲之入耳有弗視視則必思其無不見有弗聽聽則必思其無不聞若惡色姦聲不使交吾耳目者則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而非旣視聽之而又加以思也藉不恤非禮而視聽之矣則雖視惡色亦有其明焉雖聽姦聲亦有其聰焉漢元帝之於洞簫宋徽宗之於書畫其爲蔽也固然而要不可不謂之聰明唯屏此不正之聲色於聰明之外而乃專用其思於當聰當明之視聽斯君子思誠之功也故思明思聰不在去蔽而但在

主一去蔽者遏欲者也辨之明也主一者存理者也思之愼也愼謂詳審而不忽略集註云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況言所蔽所壅則於義自可以入之昏惰苟簡麤疏籠罩而未得謂得者皆足以壅蔽固有之聰明故爲授以除蔽去壅之道曰思而語錄加以惡色姦言之目則或因有溺於聲色者而與言此是專以藥一人之病而戾於聖言之大義矣乃即如彼言亦當云視不爲惡色所蔽而後可以思明聽不爲姦聲所惑而後可以思聰不得竟以無二者之蔽遂當此九思之實學也如學詩者固當以惡詩爲戒然但不讀惡詩不墮惡詩窠臼而不匠心於

與比情景之中則亦窮年苦吟而不成矣聖人踐形盡性之學豈但空空洞洞立於無過之地而已哉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而不知天下之盲聾者其害在於聲色者十之三而害非因於聲色者十之六其害正墮於無聲無色者十之一則老氏是已君子之學則須就有物有則上察識擴充致篤實光輝盡全體以成大用而後聖功可得而至朱子曰內外夾持積累成熟便無些子滲漏斯則盡之矣

朱子若閒時不思量義理一段說得來別求其大旨則所謂學思並進而已故終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則明其爲

學之事中庸說愼思乃就學而言思以思其所學也與此
思字別若非思所學只驀地思去其有所思也孔子旣云
以思無益倘不持一道理空著去想是釋氏之以坐斷一
切爲眞參實究矣乃朱子此語殊費周折不得暢快其故
在問者不審乃令答者迂回問者曰無事而思則莫是妄
想如此而問鹵莽殺人夫唯忿與見得則因事而有疑之
思問且不因事而起若視聽容貌則未嘗有一刻離著在
聖學中原無收視反聽形若槁木的時候倘其有此即謂
之怠荒而夫子且比之爲朽木糞土賤之爲飽食終日矣
視之所該最廣除睡時無有不視容之爲功最密除盛德

之至者一刻忘下便不得過以此九者詳求之日用之閒豈復有無事之時哉而何憂妄想之生不得已而姑云有閒時則君子固有讀書窮理之功而用其思於學學思固分致之功而方學即思所學乃所云視思明聽思聰疑思問者固已該乎方學之思爲言是君子終日於此九者該動靜統存發而更不得有無事之時矣知此則知南軒所云養之於未發之前者亦屬支離唯喜怒哀樂爲有未發視聽色貌無未發也蓋視聽色貌者即體之用喜怒哀樂者離體之用離體之用者體生用生則有生有不生而其生也因乎物感故有發有未發即體之用者即以體爲用

不因物感而生視雖用色然天下無無色之時無時不感不得云感目色自在天下非如可喜可怒之事加於吾身不可云感不待發而亦無未發矣若其相與爲用也則喜怒哀樂亦因視聽色貌言事而顯當其發則視聽色貌言事皆爲喜怒哀樂用乃喜怒哀樂一去一留於此六者之間而六者不隨喜怒哀樂爲去留當其爲喜怒哀樂之時則聰明溫恭忠敬要以成發皆中節之和而當夫喜怒哀樂之已去與其未來則聰明溫恭忠敬之思之不忘者卽所謂於未發時存中也故此云思明思聰思溫思恭者兼乎動靜動以中節而靜以肅恭就本文中原有未發存養之功何更得頭上安頭而別求未發哉豈所云未發者

必一物不視一聲不聞柳生左肘色雀乳頭上貌以求養於洞洞屬屬之中乎此毫釐之差南軒且入於禪而不知已先儒言靜存之功統以主敬思明思聰思溫思恭正主敬之謂也朱子亦云主一敬故一舍此四者更用何物爲靜中之敬思則敬不思則肆敬肆之分思不思而已矣既要敬又不著思即全是禪視聽色貌即源即流無久刻刻異無暫常不廢倘以此爲流且暫已發乃暫然之流而別求一可久之源未發天下之大本故無間斷非愚之所敢知也佛氏之眞知若言與事則固屬乎動矣然其屬乎動也亦自其有不言無事之時以分動靜耳乃以求諸喜怒哀樂則雖見於言事而猶有爲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此

其理亦易知特人不察耳中庸言未發但就四情而言不該一切則以聖賢之學靜含動機而動含靜德終日乾乾而不墮於虛極深研幾而不遂於迹其不立一藤枯樹倒拆肉析骨之時地以用其虛空筋斗之功者正不許異端闌入處儒者於此壁立萬仞乃爲聖人之徒故上蔡云此之謂思誠思而言誠是則天之道而性之德已復何有一未發者以爲之本哉

陽貨篇

程子創說個氣質之性殊覺峻嶒先儒於此不儘力說與人知或亦待人之自喻乃緣此而初學不悟遂疑人有兩

性在今不得已而爲顯之所謂氣質之性者猶言氣質中之性也質是人之形質範圍著者生理在內形質之內則氣充之而盈天地閒人身以內人身以外無非氣者故亦無非理者理行乎氣之中而與氣爲主持分劑者也故質以函氣而氣以函理質以函氣故一人有一人之生氣以函理一人有一人之性也若當其未函時則且是天地之理氣蓋未有人者是也（未有人非混沌之謂只如趙甲以甲子生當癸亥歲未有趙甲則趙甲一分理氣便屬之天）乃其既有質以居氣而氣必有理自人言之則一人之生一人之性而其爲天之流行者初不以人故阻隔而非復天之有是氣質中之性依然一本然之性也

以物喻之質如笛之有箇身有笛孔相似氣則所以成聲者理則吹之而合於律者也以氣吹笛則其清濁高下固自有律在特笛身之非其材而製之不中於度又或吹之者不善而使氣過於輕重則乖戾而不中於譜故必得良笛而吹之抑善然後其音律不爽造化無心而其生又廣則凝合之際質固不能以皆良醫家所傳靈樞經中言三陰三陽之人形體之別情才之殊雖未免泥數而不察於微而要不為無理抑彼經中但言質而不言氣則義猶未備如雖不得良笛而吹之善則抑可中律氣之在天合離呼吸剛柔清濁之不同亦乘於時與地而無定故偶值乎

其所不善則雖以良質而不能有其善也此理以笛譬之自得其八九乃其有異於笛者則笛全用其竅之虛氣不能行於竹內人之爲靈其虛者成象而其實者成形固效靈於軀殼之所竅牖而軀殼亦無不效焉凡諸生氣之可至則理皆在中不猶夫人造之死質虛爲用而實則糟粕也氣麗於質則性以之殊故不得必於一致而但可云相近乃均之爲笛則固與簫管殊類人之性所以異於犬羊之性而其情其才皆可以爲善則是繫乎善不善之異致而其固然者未嘗不相近也氣因於化則性又以之差亦不得必於一致而但可云相近乃均之爲人之吹笛則固

非無吹之者人之性所以異於草木之有生而無覺而其情其才皆有所以爲善者則是繫乎善不善之異致而其能然者未嘗不相近也程子之意固如此乃有質則氣必充有氣則理必在雖殊之以其氣質之相函相吹而不能殊之以性是故必云氣質中之性而後程子之意顯以愚言之則性之本一而究以成乎相近而不盡一者大端在質而不在氣蓋質一成者也氣日生者也一成則難乎變日生則乍息而乍消矣夫氣之在天或有失其和者當人之始生而與爲建立所以有質者亦氣爲之於是而因氣之失以成質之不正乃既已爲之質矣則其不正者固在質也在質

則不必追其所自建立而歸咎夫氣矣若已生以後日受天氣以生而氣必有理即其氣理之失和以至於戾然亦時消時息而不居之以久其所也今且爲體驗之凡人思慮之所蔽聰明之所窮知之所不能至行之所不能勉昏惰嗜欲之相乘與夫思之可通知之可悉行之可任昏惰嗜欲之能克若氣爲之也而實非氣爲之也氣餒者質之量不足氣濁者質之牖不清也故氣以失其條理而或亂抑亦不相繼續而或撓也若夫氣之日入於人中者在天之化或和或乖而人任其自至以受之則固不爲之變也苟爲不背則無時而清剛苟爲賢則無時而濁弱也苟一

聽之氣則氣之消息無恆和不和一因於化而莫之定其以移人於淸剛濁弱者且將如疾風暴雨乍寒忽暑之能病於人而又豈其然哉卽令如病而亦唯體之羸弱者多受之是亦質之召沴而非氣之過也質能爲氣之累故氣雖得其理而不能使之善氣不能爲質之害故氣雖不得其理而不能使之不善又或不然而謂氣亦受於生初以有一定之淸剛濁弱則是人有陳陳久積之氣藏於身內而氣豈有形而不能聚散之一物哉故知過在質而不在氣也乃其爲質也均爲人之質則旣異乎草木之質犬羊之質矣是以其爲氣也亦異乎草木之氣生氣犬羊之氣也

故曰近也孟子所以卽形色而言天性也乃人之清濁剛柔不一者其過專在質而於以使愚明而柔彊者其功則專在氣質一成者也故過不復爲功氣日生者也則不爲質分過而能功於質且質之所建立者固氣矣氣可建立之則亦操其張弛經緯之權矣氣日生故性亦日生生者氣中之理性本氣之理而卽存乎氣故言性必言氣而始得其所藏乃氣可與質爲功而必有其與爲功者則言氣而早已與習相攝矣是故質之良者雖有失理之氣乘化以入而不留之以爲害然日任其質而質之力亦窮則逮其久而氣之不能爲害者且害之矣蓋氣任生質

型坔型坔雖一成而亦無時不有其消息始則消息因仍其型坔逮樂與失理之氣相取而型坔亦遷矣若夫繇不善以遷於善者則亦善養其氣至於久而質且為之改也故曰居移氣養移體氣移則體亦移矣乃其所以移之者不可於質見功質凝滯而不應乎心者也故唯移氣斯以移體其能於體而致其移養之所移者肌肉榮魄而已矣則又體之賤者也體移則氣得其理而體之移也以氣乃所以養其氣而使為功者何恃乎此人之能也則習是也是故氣隨習易而習且與性成也質者性之府也性者氣之紀也氣者質之充而習之所能御者也然則氣效於習

以生化乎質而與性爲體故可言氣質中之性而非本然之性以外別有一氣質之性也性以紀氣而與氣爲體可云氣與性爲體即可云性與氣爲體質受生於氣而氣以理生質此句緊要唯一任夫氣之自化質之自成者以觀之則得理與其失理亦因乎時數之偶然而善不善者以別若推其胥爲太極之所生以效用於兩閒則就氣言之其得理者理也其失理者亦何莫非理也就質言之其得正者正也其不正者亦何莫非正也氣之失理非理之失也失亦於其理之中已剛而亦乾之健已柔而亦坤之順已淸而象亦成已濁而形亦成亦均夫祁寒之以成其寒之能盛暑而以成其暑

之能也善養者何往而不足與天地同流哉質之不正非犬羊草木之不正也亦大正之中偏於此而全於彼長於此而短於彼乃有其全與長之可因而其偏與短者之未嘗不可擴是故好色好貨之不害於王道（好貨好色質之偏也過不在氣）而欲立欲達之以立人達人也（欲立欲達亦質所欲）能踐形者亦此形而萬物皆備於我矣孟子惟並其相近而不一者推其所自而見無不一故曰性善孔子則就其已分而不一者於質見異而於理見同同以大始而異以殊生故曰相近乃若性則必自主持分劑夫氣者而言之亦必自夫既屬之一人之身者而言之孔子固不舍夫理以言氣質孟子

亦不能裂其氣質之畛域而以觀理於未生之先則豈孔子所言者一性而孟子所言者別一性哉雖然孟子之言性近於命矣性之善者命之善也命無不善也命善故性善則因命之善以言性之善可也若夫性則隨質以分凝矣一本萬殊而萬殊不可復歸於一易曰繼之者善也言命也命者天人之相繼者也成之者性也言質也既成乎質而性斯凝也質中之命謂之性此句緊切亦不容以言命者言性也故惟性相近也之言爲大公而至正也

新安云性寓於氣質之中不得已而姑如此言之可也及云非氣質則性安所寓則舛甚矣在天謂之理在天之授

人物也謂之命在人受之於氣質也謂之性若非質則直未有性何論有寓無寓若此理之日流行於兩閒雖無人亦不憂其無所寓也若氣則雖不待人物之生原自充塞何處得箇非氣來即至於人之死也而焄蒿悽愴昭明於上者亦氣也且言寓則性在氣質中若人之寓於館舍今可言氣質中之性以別性於天實不可言性在氣質中也蓋性即理也即此氣質之理主持此氣以有其健順分劑此氣以品節斯而利其流行主持此質以有其魂魄分劑此質以疏瀹斯而發其光輝即此爲用即此爲體不成一個性一個氣一個質脫然是三件物事氣質已立而性始

入氣質常在而性時往來耶說到性上一字那移不但不成文義其害道必多矣

新安又云有天地之性一語乖謬在天地直不可謂之性故曰天道曰天德繇天地無未生與死則亦無生其化無形埒無方體如何得謂之性天命之謂性亦就人物上見得天道雖不息天德雖無閒而無人物處則無命也況得有性且新安之言天而並言地尤爲不審以體言之則天地既不得以性言矣以化言之則地有化迹而化理一屬之天故中庸但言天之所以爲天而不云地之所以爲地地之所以爲地亦天之爲也故曰無成有終有終者化之

迹也無成者天成之也若就人性而言之則性天德也氣天化也質天以地成之者也以猶用也不得以天地並言亦審矣

五常百行何一而不以恭寬信敏惠行之五常百行道也恭寬信敏惠行道凝道之德也於理言之則誠有此於心言之則五者盡之矣故知夫子之以此五者答子張理已極功已全更無遺也看聖人言語須看得合一處透如克己復禮主敬行恕等無不以此五者行之則全體大用互相成而無礙若執定藥病一死法卻去尋他病外之藥謂恭寬信敏惠外更有何道總成迷妄

聖人之教如天地之有元氣以之生物即以之已疾非以

藥治病則梔芩不必與烏附合而人參亦且反藜蘆凡藥之於病生於此者誤用之彼則爲殺將所以藥子張者必且以賊他人而此五者自上智至下愚有一而不當行者乎故知聖人之言必不爲藥

雙峯剛體勇用之說殊不分曉凡言體用初非二致有是體則必有是用有是用必固有是體是言體而用固在言用而體固存矣勇而無勇之體則勇爲浮氣而不成其勇剛而無用則中懷內歉而亦何以知其爲剛故剛亦有剛之用勇自有勇之體亦與仁知信直之各爲體用者等蓋剛者自守則厲體不爲物屈用之謂也勇者果決敢爲體

遇事不怯用之謂也故體雖不剛要不害其爲勇如劉琨祖逖一流人自守不峻而勇於爲義是不剛而勇也用雖不勇要不害其爲剛如汲黯包拯一流人固無喜於任事之意而終不爲物下是不勇而剛也好剛而不好學所謂剛愎自用也狂者妄自尊大輕世陵物之謂好勇而不好學如劉穆之王融只是勇於有爲便不復顧名節故其蔽亂此剛勇之別體用各異不可紊也

程子言序朱子言敬趙饒二氏無所見而姑爲之調停云二說相須其義始備朱子若看得程子之言序也爲允當則何故易一敬字若以序字之義爲未備更須添一敬字

亦當兼言敬以有序不宜竟廢言序也唯朱子看得程子之言序者於此處不切故斷然以敬代之若其仍存程說於圈外者則取其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一段而已釋此章之義乃使人因禮樂而釋其所以然禮之所以然者敬也樂之所以然者和也以序配和乃就禮樂之已成而贊其德禮行而序著樂備而和昭故曰禮只是一個序樂只是一個和行禮行樂時大段道理如此故凡天下之有序者皆禮之屬也凡天下之和者皆樂之屬也唯然則序非禮之所以為禮而配序之和亦非樂之所以為樂朱子云敬而將之和而發之程子所云序與和只說得將邊發邊事

其所將所發者則因吾心之敬與和也程子推天理之本然而云盜賊亦有禮樂此爲老莊家說禮樂是聖人添上底故與指天理之在人者以破其前識之華一種妄說若夫子則緣流俗以容之有序聲之能和者爲禮樂故曰人而不仁如禮樂何不仁者不能如之何又豈盜賊之相總屬相聽順者之得與哉夫不仁之人所以不得與於禮樂者唯其無敬和之心也若天道之自然有此必相總屬之序必相聽順之和則固流行而不息人雖不仁而亦不能違之而凡人之將玉帛鳴鐘鼓者正恃此以爲禮樂也程子此段是門人雜記來底想爲有人疑禮樂非人心之固

有故爲反其言而折之如此乃非以正釋此章之義其說規模甚大卻空闊令人無入手處以視聖人之言深切警省動人於微者遠矣且言序者亦因敬而生其序也若不敬則亦無以爲序盜賊之相總屬終叫作序不得天下之序四親疏也尊卑也長幼也賢不肖也乃盜賊之有總屬於此四者其何當也凡其所奉爲渠帥者徒以拳勇狙詐相尙而可謂天理自然之序乎若夫禮之有序者如事父事兄之殺此是胸中至敬在父矣乃敬兄自然之敬而因生其序序者敬之所生也倘以敬父者敬兄則是夷父於兄而以敬兄者敬父矣敬兄之殺於敬父而爲之序者乃

所以專致其敬於父也禮所謂以仁率親以義率祖等上順下皆爲至敬言也然則禮之所以云禮者以敬言而不以序言審矣焉厚齋求其說而不得乃以諸侯大夫之僭爲無序之實此既與程子盜賊之說顯相矛盾僭竊者充類至義之盡而始與盜賊等豈盜賊之賢於僭竊者哉夫子言禮非玉帛之云所以通警天下之失實若但云僭竊者徒有玉帛而無序則周之時王舉行其所得爲之禮雖以跛蹄臨之而已無憾於禮耶且僭禮者亦僭樂矣是樂之失實亦惟不序之故而何以只言和哉宋元之際諸儒都恆隨處將僭竊插入如問禘說入太廟諸章俱靠此作

自賴秘訣恰似夫子當年終日只尋著者幾個諸侯大夫厮罵更不知此外有天德王道在處伯生以此註杜甫詩且一倍酸鄙不知有杜而況其望聖人之門墻也哉盜賊之有渠帥有僂儸一般底尊卑之序也恰象個禮禮云禮云拜跪先後云云乎哉即不仁之人行禮也須有序於此正好看他別處禮中自然之序從敬生來便是天理盜賊之序因畏故爾便是人欲以此思之則凡修敬父敬君之儀而實以畏君父之威及爲法制淸議所束縛不敢不爾者皆與盜賊等而終不知禮之云者也程子此段言語想被門人記來不眞而以己意添換遂成差謬其語酷似

俟河東孫從食於規模之大而切體無實程子所云只好隔壁聽者是也不然則或有問者程子以其有不知序之病以此藥之而藥即成病也凡藥病者藥無非病

夫子驀地說個予欲無言看來意義自是廣遠深至先儒於此只向子貢轉語中求意旨卻不在夫子發言之本旨上理會徒增枝葉益人迷離矣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此是子貢從無言中抽出小子之待述一種來致其疑問而夫子所答則又於成己成物一本原處見得雖爲小子述計亦不在言也若子貢未問以前則夫子初不從教人起義向後再言天何言哉非複詞也前云天何言哉

言天之所以爲天者不言也後云天何言哉言其生百物行四時者亦不在言也集註云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得其所以言故發此以警之只此殊失聖人氣象慶源於此作兩種解要皆無實一云學者體察之意常少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使然則是夫子故爲此憤激之詞矣苟夫子爲此憤激之詞而子貢且云小子何述是何其一堂之上先生悻悻而弟子煩瀆耶此說之最陋者也一云天理流行之實凡動靜語默皆是初不待言而著學者惟不察乎此而但以言語觀聖人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夫繇言而知其所以言與不繇言而知其所以

言是孰難而孰易學者且不能於言而知其所以言乃欲使於動靜語默得之不愈增其茫昧乎且夫言之不足以盡道者唯其爲形而下者也起居動靜之威儀或語或默之節度則尤形而下之枝葉也雖天理流行於其中而於以察理也愈有得筌蹄而失魚兔之憂夫子以姊之喪拱而尚右而門人皆學之是學者固未嘗不於動靜語默觀聖人乃得其拱而不得其所以拱其執象以遺理更有甚於執言者則子又將曰予欲不動不靜不語不默哉逃影於月而就燈不知燈之爲影且甚於月也凡此戲論既皆無實則知所云予欲無言者非爲學者言也蓋自言曰言

語人曰語言非語也抑非必喋喋多出於口而後為言也有所論辨而著之於簡編者皆是也聖人見道之大非可以言說為功而抑見道之切誠有其德斯誠有其道知而言之以著其道不如默成者之厚其德以敦化也故嘗曰訥曰恥曰作曰訒抑至此而更云無言則終日乾乾以體天之健而流行於品物各正其性命者不以言閒之而有所息不以言顯之而替所藏也（此所云品物流行各正性命皆以成己之德言）朱子感興詩深達此理較集註自別其云萬物各生遂（言天）德容自溫清（言仲尼）則固以德容之溫清配天之生物而非云天以生遂為功於物聖以溫清為不言之教也又云發憤

承刊落奇功收一原所謂發憤刊落者卽訒言之極致而無言也奇功收一原者以言大德敦化之功有以立天下之大本而不在擬議之閒也繇此思之聖人之欲無言者亦當體實踐以自盡夫天德而收奇功於一原矣豈徒悻悻然憤門人之不喻而爲此相激之詞如西江學究之於蒙童也哉曰天何言哉則體天德者不當以言矣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則雖如子貢之爲小子慮者亦卽以成己者成之而不在言矣嗚呼論至此而微矣非老氏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之說也非釋氏言語道斷心行路絕之說也聖人所以自强不息顯諸仁藏諸用洗心而退

藏於密者也聖人之德耳順矣從欲不踰矣盈前而皆道則終日而皆德敦化者敦厚以化成也川流者不舍晝夜也夫何言哉密與萬物爲裁成輔相而顯與達道達德爲誠明也以此成己而致中和以位天地育萬物以此成物而篤恭以天下平矣小子而欲學焉相與終日於博文約禮之中亦下學而上達矣是夫子非虛欲之也欲無言則終無言也時而行也則周流以行道於七十二君之國時而藏也則祖二帝述三王刪詩書定禮樂（皆述而不作）因魯史成春秋（春秋文成數萬聖人未嘗有所論斷）而百王之大法以昭蓋未嘗取其心之所得者見之言也故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

行事而天下萬世無不被其時行物生之功矣此聖人所以成己而成物者夫何言哉嗚呼亦微矣非可以淺見一二測也

小子何述非小子何法之謂述者轉稱之以傳於人也子貢之意欲夫子著書立教而使弟子述之以詔後世亦非但自爲學也夫子云天何言而時行物生則在己固不待言而小子亦無容述矣嗚呼聖人之去今幾二千歲而天下雖在夷狄盜賊之世且未盡人而禽也豈徒以聖人之言哉如以言則誦聖人之言者且不免於禽行而其能與知與行夫聖人之道者或未得耳聞口誦夫聖教天命之

性聖人顯道而神德行莫之爲而爲之固非人之所易知也嗚呼愚之所言者如此而已過此以往不可得而言矣雖然其與釋氏自性衆生一念普度者則薰蕕矣孰讀張子正蒙而有得於心焉或知其旨（此二段文字愚雖不肖不敢爲欺人之語抑不能顯指其所以然則力有所不逮而言者本不能盡意者也）切須知言與語異子曰予欲無言若有人問時惡得不叩兩端而竭焉今一部論語具在且說夫子所言者是那一段道理若老子五千言中徹首徹尾只是一句子作宗風即孟子亦所未免聖人且就一時一事說去自止至善即此可想其天行之健於穆不已氣象若問而亦以無言答

則天龍一指臨濟三拳而已

小註中邪僻二字所該甚廣愚不肖者有愚不肖之邪僻賢智者有賢智者之邪僻不正之謂邪因而深陷於邪之謂僻然則莊子之嗒然喪偶釋氏之面壁九年一念不起皆邪僻也皆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也雙峰言靜坐時須主敬大有功於聖學當知靜坐無敬字不如博奕抑謂無事不可兜攬事做讀書窮理不可煎迫而失涵泳故有靜坐時則以主敬工夫當之若謂主敬工夫須靜坐方做得但靜坐而他無所用心以便主敬則又僻矣程子論復見天地之心是動中見得復下一陽動也聖人於此直教將

此心有可用處儘著用無有一法教人向靜坐中求

微子篇

微子之去若以存祀之故則微子必殷之亡矣知殷之亡則可必殷之亡則不可如父母之病雖知其不起不忍必也且古之帝王失天下者其祀必不廢則雖無微子殷祀豈遂斬乎抑云微子為殷王元子義當存祀則尤不審當帝乙立紂為冢嗣之日微子已不復以元子自居矣若胸中更挾一元子二字則微子亦建戚矣且紂固有必亡之道而亡不亡則尤繫乎天夏之太康唐之懿僖二宗其宜亡也亦不下於紂使紂早死而國立賢君商祚再延則微

子之去以存祀者作何收煞蓋微子之去本以遠害而全親親之恩尙書舊云刻子一段分明說得有原委愚於尙書引義中辨之詳矣

柳下惠於魯爲父母之邦較孔子所云父母之國者又別柳下惠展氏之子展之賜氏自無駭之卒而惠之生去無駭不遠應只是無駭之子夷伯之孫於魯公室在五世祖免之中故義不得去而云然春秋之法公子不得去國自是當時通義士師官亦不卑但無駭爲上卿執國政而其子爲士師則卑矣胡泳引蚳鼃事爲證士師在邑宰之下官小可知戰國之時天下分裂一國乃無數邑邑宰官固

不小如楚申公沈尹皆為大臣而平陸距心爵亦大夫與今日縣令不同不得以邑宰之小證士師也

集註於佞人殆與此殆而之殆皆云危也初無異釋慶源云旣幸其或止而又慮其殆則似謂孔子若從政則有仕路風波之變如此下語恐非接輿之意接輿一流人直是意致高遠亦不甚把禍福做件事在心裏特其憤世嫉邪不耐與此曹為伍爾人若畏禍福直是隱不得飢寒風雨皆危機也又況末世人情之所樂與為難者偏在無勢位之人耶今之從政者殆而與夫子所言斗筲之人同意殆危也危亦險也亦其姦邪傾險不足與同有為也集註太

略以言俟人者參觀之自得

伊川說荷蓧稍高但就其待孔子子路之禮際見得如此不知日暮留宿自不得不爾與道左相逢者勢異非荷蓧之獨厚於聖賢也若云荷蓧知長幼之節則安見接輿沮溺之並此不知耶今此諸人無從詳考但以風味想之則接輿似較勝記者加以楚狂之名亦且許之為狂矣狂者聖人之所欲得而與之者也夫子於荷蓧使子路反見而不自往於沮溺則直不與語於接輿則下而欲與之言聖人待之亦自有差等且接輿直欲以其道感動聖人三子則漠然自是而不顧即此可想其胸次接輿雖憤世嫉邪

而於心自樂三子只氣很很地埋頭恁做去且與鳥獸同羣矣楚狂自有虞仲夷逸之風三子則幾與於陵仲子等輩若謂丈人見其二子一事與仲子避兄離母不同則又不然仲子之於妻亦有冀缺梁鴻之風不可以其小者信其大者也雲峰以楚狂二字冠此三章言沮溺丈人皆楚之狂士直是不識得狂三子者謂之爲狷或可狂不可得乃思狷是又其次也

禮王大食三侑則雖天子初飯亦不用樂啓有亞三四飯明用王禮齊氏言不言一飯孔子正樂而去其一孔子正樂但能論定樂之聲容所云雅頌各得其所者是也豈能

取魯君之樂官而裁革之藉令裁樂則亦當裁四佾而不裁其初後儒苟欲推尊聖人之功化如此類者直是不通樂官之去雙峰謂魯專尚淫哇故去是也潛室歸咎於三家彊僭則三家之僭已久此諸子者當其始便不應受職矣讀書者最忌先立一意隨處插入作案舉一廢百而聖人高明廣大之義蘊隱矣子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原不屑屑與此曹爭是非及云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則又未嘗不矜其愚以召禍也楚狂云今之從政者殆而早已不中聖人之意鄭聲亂雅自是世道人心一大關係區區自起自滅之三家値得甚緊要來

子張篇

子張所說三章皆繆於聖人之旨論交一章集註折之當矣見危授命一章朱子以微詞貶之而又爲之救正若執德不宏一章則爲之周旋以曲成其是乃若朱子所言量貴宏而志貴篤則誠不易矣然而子張之說則不如此聖門諸子晚年受業者別是一般氣象如曾子子游樊遲諸賢丞成即游聖人之門踐履言語精密深遠較先進諸子已有升堂入室之別故夫子在陳思狂簡之小子而欲爲裁之裁之者直爲品節之而已不似子張子路輩須與脫胎換骨也原其學於夫子之時年已過矣習氣已深而不

易革矣唯天資之高故亦能以聖人爲法則而不陷於邪至於聖人之微言大義則有所不能領略而丮其能詣入也就中子張最爲粗疎總不入聖人條理故曾子子游直斥其不仁而非爲苛其云執德不宏信道不篤就此二語已全不知入處而妄堅其爲仁執云者守也執之以爲固有也聖人說吾道一以貫之固是渾淪廣大而於道大者於德則約故曾子以忠恕一言爲得其宗乃彼則曰執德宏德者得之於心者也執所得於心者而欲其宏則是此一德而彼又一德矣不然則欲盡取夫德而執之矣吾以知其不能宏而抑非德也何也雜用其心以求德於天下

則其所謂德者豈其能以自喻而有以自慊乎繇他說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只在事上見德便只向事上求德故孔子曰知德者鮮矣蓋爲子張輩歎也今卽以見危致命等語思之其云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猶之可也以夫子嘗言之也乃子所云見危授命者固但以爲今之成人以其異於仁人之以成仁故而殺身而不因見危以生其激烈也見得思義居九思之一者則唯君子業於靜存動察而全夫聰明忠敬之體矣則於義擇之爲已精而當其見得加以警省取吾心所喻之義合同比勘以證其當得與否則其審義者爲尤密耳初非未見之前思誠

之功未術道夫得者之嘗前而後思執義以為德也乃云其可已矣則是取天下之可有得者以自矜其不取而為德也此固近似聖言而無實矣至云祭思敬喪思哀則待祭待喪而後思是不必仁人而後可以享帝孝子而後可以享親也且方喪思哀若不知其所思者何也若思死者之可哀而哀之則是本無哀而求哀也若思吾之當哀而哀焉是以哀為不得已而聊相應酧吾恐其有聲而無淚有淚而不生於心也方祭乃思敬則必不能敬方喪乃思哀則必不能哀唯子張天資高才力大或可以臨時取給而敬與哀之來赴其思者能令人見其有餘乃卽使其無

不給矣而一念以承祭而臨喪一念以思哀而思敬則其所謂敬者亦特不惰於儀容所謂哀者亦特不衰於哭踊求夫所謂愾乎有聞愀然有見洋洋如在而綏我思成皇皇如有求而不得充充如有所窮往如慕而反如疑者我有以知其必不能也何也則唯其務宏以執德而不知存養夫大本之至一者以貞夫動也書曰德唯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今且於危執致命之德於得執義德於祭執敬德於喪執哀德以是爲取之天下者各足而效之吾心者各得其主逐物意移而無以相成猝至互起而無以相制德二三罔不凶矣且於見危而致命於得而思義

於祭而敬於喪而哀初非有本而因事以執以爲肆應於無窮方其因事而執也豈果有得於心哉亦曰道之於危當授命於得當以義於祭當敬於喪當哀道之當然者吾篤信之而可矣夫不信吾心之所固有而信以道之所已然則亦耳聞目見據一成之名法而不知死生之理取舍之衡通神合漠之誠惻怛根心之實一率夫吾心不容已之天德以舍其所自喩者而弗之信則亦求諸人而不求諸己執器以爲道而不疑道以其德雖云篤也吾已知其痛癢相關之地無有生死與共寤寐勿諼之誠矣是云篤者必不得篤也乃但規規然執一成之例拘其身心以取

必於信則其爲賊道也不小夫君子之於道雖無或疑之也雖未嘗不率循之也而窮變通久以曲成夫道者則曰善道其於德也雖不執一以廢百也雖擴充之而達乎天下也而洗心藏密以復其性之德者則必曰篤信故道可宏也而不用夫篤信也德必篤信也而不宏以執之也唯篤者所自信之德而不徒信夫道故患有所不避而有時乎不死以異匹夫之諒非義所必不取而有時不辭以成上下之交（皆道之斷處）唯執德於未發之一本以成既發之殊節而不於已發之用宏者偏執以爲德則體一而用自宏將不期宏而宏焉故於祭不期敬而洋洋如在者相與爲

顯承於喪不期哀而瞿瞿梅梅者必自致而無之有悔今乃倒行逆施恃其才之可取給於俄頃以淺量夫道之不過如是而別無可疑乃執此彷彿乎道者以咸執為己德曰吾之為德宏矣非硜硜孤信其心者也吾之於道無疑矣非有所隱深而不可知者也乃居德於宏則正心誠意之不講而天下之大本以遺自謂無疑於道則格物致知之不用而天地之化育其日遷於吾前者具忘之矣此其所以為子張氏之儒而難與並為仁矣夫子嘗告之曰主忠信徙義忠信以為主無誇宏也徙義則日新無固信也而奈何其不喻也後世之為此者則陳亮是已固自許以

能爲有亡而譏朱子之於德不宏於道不篤也其言金銀銅鐵合爲一冶者則執德宏之說也其曰君父之讎不報則心於何正而意於何誠是唯篤信道而不信德也雜取俠烈事功以盡皇帝王伯之藏而嫚罵諸儒爲無實則其可已矣焉能爲有亡之說也春秋之季與晚宋略同士大夫漸染於功利之私者已深特以先王之名教猶有存者姑相與擬議以爲道其賢智之資旣行此以有餘則雖日閑聖教而不能洗滌其習氣此夫子所以有不行不明之歎迨其後魯之小子自幼學而受聖人之薰陶則習氣不能爲之染污是以夫子深取其狂簡狂則拔於流俗而進

取夫精義窮神之德不拘於問見所得之道坦然信之而遽謂可已循則擇善於所獨得之真以專致其功而不逐物求理隨事察義以自矜所得之富故知子游樊遲之所至非子張所得問其津涘也或疑子張所言何以知其與朱子量宏志篤爲不同乃取其說而釋之曰執則非量之謂也曰信則非志之謂也志道篤可也信道篤不可也志道者以道爲志則有得於心而所信亦德矣故朱子之曲爲救正者非子張之所及也使子張在朱子之門且與陳亮等而况聖門狂簡之士

集註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是兩截語勉齋潛室俱作

一句讀下其誤不小集註喫緊在一所字所存者固有所存也與元稿云事皆有益意亦無殊特以言事不如言所存之該乎事理言有益不如言熟之有得者深耳圈外註載二程夫子之言前一條是心不外馳之意第二條是所存自熟之旨只此極分明勉齋潛室似說心不外馳則存之自熟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矣存者存其理也存學問思志所得之理也若空立心體泛言存之既已偏遺仁之大用而於鳶飛魚躍活潑潑地見得仁理昭著者一槩剛抹徒孤守其洞洞惺惺覺了能知之主則亦靈巖三喚主人之旨而已彼蓋誤認在中之義以爲不求仁而得仁借此

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做個收攝身心的法以消歸其心使之日有所用而不放籓籬則是以此四者爲敲門磚子矣使其然也又何必學問志思之屑屑哉運水搬柴與拈一句沒意味話頭吞不下吐不出死教參去其以收攝此心更爲直截矣程子所云徹上徹下固自有說如黃陳之說則道固不徹於下直假此以消妄心亦不能徹上也悲哉朱子沒而門人亂其師說以叛卽於禪有如此也朱子之意緣人之求仁者或只在應事接物上尋討（如子張等）則始於事物求仁纔且因應事接物之多歧遂引著此心向功利上去此外馳之粗者也若其不然則又空置此心敎且向

空洞無物處索見本體因與高遠無實之輿致相取此外馳之精者也粗者之入於害也易見而其害猶淺精者害愈深則馳愈甚日日自以爲存心而心之放而不求以駭驟入於無父無君之教淪胥及溺而不自知若能於此四者用功不卽與事物俱流而實以與萬事萬物成極深研幾之體則心之所存皆仁之所在必不使一念之馳於仁外矣而豈假此以閑制其心如投毬於獅子以消其悍鷙使人欲不得而迫之謂哉云所存者卽存仁也存仁之顯諸事理者也存夫所學所志所問所思之擇乎仁而有得者也蓋心原以應事而事必有其理其事其理則皆散見

於文而可學也博學而切問則事之有其理者可得而見矣篤志以必爲而又近思之以求體驗之有得則以理應心而理之得皆心之得矣以此爲功而不舍則於仁之卽吾身而具卽事理而顯者無不見焉亦如此以爲功則所以體仁者皆得其實固卽此學問志思之中有以得夫仁而體之也故曰仁在其中子夏此語極是平實樸滿見得仁處而深以戒夫枯坐觀心求之寂靜而不知所止宿者故明道言徹上徹下其意亦謂卽下卽上不當舍下而別求上故將古今聖賢修道之教授學者而使之深求焉仁卽此中而在直到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只在此中其言

十全警切可謂體用俱彰乃諸子不察猶且立一存心爲主而以學問志思爲賓則是學問志思之外別有仁焉而不在其中矣勉齋云不可以爲求此而得彼是也乃又云心常有所繫著則顯用釋氏繫驢橛之旨夫且自言而自背之矣朱子說仁是心之德愛之理博學切問者求知其理也篤志近思者求其有得於心也只此斬截作解便與子夏之意脗合仁在其中者言仁本在所學所志所問所思之中於此體仁而力行之則天理爛熟存之於己而不患其與仁相背矣不然或將外馳以求仁而反失之身心事理之中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通程朱之微言以求子

夏之大義盡於此耳

憚於自欺一憚字意味極長君子之不自欺誠憚之也謂之曰過則雖在小人於此一事亦不是立意爲惡而特偶然之失爾君子胸中原有一天理在則自欺處直是倒縮將來雖欲爲之而力不任故必發露出來怕得要如此遮掩小人良心已牿亡胸中全無天理而偏多顛倒回互之才他看書首尾中外原不消相應盡覆得去便與蓋覆有何難之有學者須教此心有憚於自欺時方是天理來復之幾

子夏之以灑掃應對教其門人其能習爲之而卽已通其

所以然與否今不可考要之則似但習其文而未能灑掃應對之所以然其難於卽見者較之精義入神爲尤甚於此下學而上達聖功之極境也程朱於此分四層說灑掃應對爲事之小者精義入神爲事之大者灑掃應對之所以然爲理之小者精義入神之所以然爲理之大者乃自初學言之則事亦有其小大理亦有其小大而自上達言之則事自分小大而理一貫也以此如實求之則未至乎上達一貫之極致者固不得執灑掃應對之所以然爲卽精義入神之所以然而便以此括天下之理灑掃應對之所以然終是不過如此便說愼獨也只是愼此灑掃應對

之節可子游抹去下者一節作無理之事固是不識天理之全體朱子又慮人卻拈著者灑掃應對之形而上者以爲至極而以之貫天下之道則其害之淺者有致遠則泥之憂其害之深者且如釋氏之運水搬柴爲神通妙用將視天下之事除取現前更無有法而君子之以彌綸參贊乎天地者盡廢矣灑掃應對形也有形則必有形而上者精義入神形而上者也然形形而上則固有其形矣故所言治心修身詩書禮樂之大教皆精義入神之形也灑掃應對有道精義入神有器道爲器之本器爲道之末此本末一貫之說也物之有本末本者必末之本末者必本之末

以此言本末於義爲叶而子游之言本末也則異是以大且精者爲本小且粗者爲末乃不知自其形而上者言之則理一也而亦未嘗不以事之大小分理之大小若以其形而下者言之則彼此各有其事各有其用各有其時各有其地各有其功各有其效分致而不相爲成安得謂大且精者爲小者之本乎哉唯其大且精者之不能卽攝小且粗者而共爲本末故曰大小精粗俱學者所不可遺之事而以小子質性之不齊姑且使俯其小且粗者俾其事之易盡而以漸得其理然後授之以大且精者之事而以用力之熟擴充有自則大且精者之事可得而學矣合小

大精粗而皆習其事所存既熟而心不外馳則夫灑掃應對之所以然可得而見也精義入神之所以然可得而見也灑掃應對之所以然與精義入神之所以然其卽下學卽上達一以貫之者夫亦可得而見也於事有大小精粗之分於理亦有大小精粗之分乃於大小精粗之分而又有大小精粗之合事理之各殊者分爲四（一事之粗小二事之精大三粗小之理四精大之理）與理之合一者爲五（粗小之理卽精大之理）此事理之序也始敎之以粗小之事繼敎之以精大之事繼敎以精大之理乃使其知粗小之理而終以大小精粗理之合一（如夫子之告曾子）此立敎之序亦有五焉而學者因之以上達矣子

夏立教之序其意蓋如此乃事因理立則理即事在是方其初學之時有所事於事即其有所事於理而如程子所云慎獨者則徹上徹下所共用之功則雖姑教之以粗小之事而精大之理與合一之理亦既在焉是故迨其豁然貫通之後洞已知吾向之所有事於粗小之形而下者皆以獲左右逢原之樂也此則程子所以深信聖道之誠然而朱子所以辟鵞湖之邪說以抑子游末有本無之偏詞也合集註語錄觀之自當爲分析如此勉齋雙峰之說治亂絲而益紛之芟之可也

於行上說則灑掃應對之授全體於天則與精義入神之

有其天則一也而學者之以愼獨爲要則愼之於灑掃應對與愼之於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亦一也於知上說則精義入神之形而下者大其形而上者精灑掃應對之形而下者小其形而上者粗自非聖人一以貫之則知之者實各有所知而不可以此逼彼子游欲於知上統一而以本貫末故誤程子推子夏之意於知分次第教者但能教人以知行則存乎其人非教者所可傳而所以行之者一則雖有次第而非灑掃應對之得末而喪本也如此看來乃有分疏有津涘雙峰說愼獨處大錯雲峰辟之爲當

爲不學者言則不問其仕之優不優固不可不學也當云

學而優方仕不當云仕而優則學爲不仕無義者言則亦當以分義責之非徒以學優之故須急售其所學也或問各有所指慶源分已仕未仕說自與集註當事自盡之說恰合餘說俱不足取

自致與盡己不同盡己者盡己之所當盡也自致者盡乎用情之極致也南軒添個推是心一層胡氏又云非專爲喪禮發也則欲人以所致於親喪者施之於疏遠之人乎常之事此二本而無分矣親其鄰之赤子若親兄子然且不可況以終天之慽移諸人之疎事之小者哉資於事父以事君敬同而愛且不同兄弟之服朞而其仇讎也但不

與同國因其所當與者稱中心之則而無所者卽盡己之忠矣安得以執親之喪者槩施之卽至於父母之養而猶不足以當大事唯其爲可繼也則世之埋兒割股者皆爲已甚夫子說個人未有自致具顯理一分殊之義於此不察將有如釋氏之投崖飼虎者而大倫蔑矣

堯曰篇

小註云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地也乃自已用中後見得恰好如此非天下事理本有此三條路一過一中一不及卻撇下兩頭拿住中間做之謂中者天之德也天德那有不周徧處無過者消鎔著世之所謂過而皆無之也無

不及者本皆至極自無不及也中庸言擇但云擇善不云擇中俗儒不省便向者裏揑怪义分中過不及爲三塗直兒戲不成道理看中庸說擇之之功只學問辨思篤行己千己百而弗措何曾有揀選不錯孤孤另另一條𩔗直去意朱子云凡物剖判之初且當論其善不善惟精惟一所以審其善不善非精一以求中也又云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所云察夫二者人心道心之分而已豈擇於過不及與中三者之閒哉無已則將云過不及便是人心夫不及者亦從事乎理而不逮既非人心之陷溺者比抑既爲人心矣其視道心有霄泥之隔而安能有過於道心

者乎聖賢於此只在人欲淨處得天理之流行原不曾審量彼此裁過補不及而作一不長不短不粗不細之則朱子云後面說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舉逸民皆是恰好的事如此數者豈有過在一頭不及在一頭而此居其中者乎盈天下只是個中更無東西南北盈目前只是個中更無前後左右河圖中宮十五已括盡一六二七三八四九在內帝王用之大而大宜小而小宜精而精宜粗而粗宜賢者亦做不到不肖者亦做不到知者亦知不徹愚者亦知不徹參天地質鬼神繼前王俟後聖恰恰好好天理純至而無毫髮之閒缺使私意私欲得以相參用事而不足

於大公至正之天則故曰皇極曰至善胥此中也不及者自畫於半塗而過者豈能越之非聖人之獨爲其難以理本應爾更無過不及旁覸之轍跡也特自後人觀之而以小康之世中材之主較之則有不及者焉因有過夫不及者焉有過夫不及者焉因有不及夫過者焉是以可卽其類而名之曰過曰不及而帝王之所執以用於天下者無是也故旣無不及也而抑非過夫不及者也因可贊之曰此無過不及之德也而乃以恰稱乎理則亦以知理之在事者固有此無過不及之地而非過不及者之所得企而及也俯而就但以情言不以理言

無過不及一無字是盡情之詞非本有而爲無之亦非此無而彼有只是從來沒有意旣無其實卽無其名無其名又說個過不及是從世俗上借來反勘底若大中之爲道其無過不及也猶人之無角無尾更不待言也先儒緣不爲之文句以反形之則初學不知故就其從來所本無向後所必無而斯道不行不明之世則有此兩種互相譏非之名因取而形之曰無此也如以禽獸擬人而謂無角與尾虛立之名以彰其不然爾過者謂不及者不及不及者謂過者過故夫子亦就師商二子所互相非者以言之其實則只是差錯了無論道必無可過過者終未嘗已經過

乎道而又越之卽不及者之於道亦全未有分在如訪人於百里之外至五十里見似其人者而遽謂得遇焉旣終非所訪之人則並此所已行之五十里都成枉步只如一步也不曾行得相似雲峰諸子固未足以解此

讀四書大全說卷七終